

彩色绘图本

我是猫

〔日〕夏目漱石

李广志 译
戈鲁 绘

作家出版社



是 猫

插图本



〔目〕

夏目漱石
李广志
龙鲁
绘译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是猫: 绘图本 / (日) 夏目漱石; 李广志译.

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063-8206-9

I . ①我… II . ①夏… ②李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近代 IV . ①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3829 号

我是猫 绘图本

作 者: [日] 夏目漱石

译 者: 李广志

插图画家: 戈 鲁

责任编辑: 王 烁

装帧设计: 卿 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5×185

字 数: 240 千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206-9

定 价: 3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《我是猫》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极具声望的长篇小说。我是猫，咱是猫，吾辈是猫，猫眼看人，猫眼看社会，猫眼看世界。故事跌宕起伏，行文妙趣横生，寓意机警深刻。虽为缩减译本，但无伤作品主体，值得一读。

——著名文学翻译家、学者林少华







目录

主人学画 · · · · ·	01
魔法年糕 · · · · ·	15
鼻子夫人 · · · · ·	41
铃木提亲 · · · · ·	79
梁上君子 · · · · ·	99
恋爱之苦 · · · · ·	121
乌鸦戏猫 · · · · ·	145
处世之道 · · · · ·	159
猪的幸福 · · · · ·	185
情书风波 · · · · ·	201
未来世界 · · · · ·	231

我是猫，至今还没有名字。

我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里，只是模糊地记得，我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“喵喵”叫。在那里，我第一次看到了人。后来听说，这类穷书生，在人类中属于最残暴的那一种人。穷书生们经常暗地里说，要抓住我们炖了吃。可是，那时我不谙世事，并没有觉得特别可怕。只是被他放在手上高高举起的时候，有些飘飘悠悠的感觉。我在他手心上安静地端详着他的脸，大概这是我第一次仔细地打量人类的相貌。当时觉得他简直像个怪物，这种记忆使我至今难以忘怀。本应该长毛的脸，却光溜溜的像个茶壶。后来，我还遇见过很多脸，但从未见过像他那样不端正的脸。不仅如此，脸庞的中间部分高高突起，两个窟窿中还不断喷出烟雾，太呛人了，实在无法忍受。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在吸烟。

我在书生的手掌里舒服地静坐了一会儿，却突然被急速地旋转起来，不知是他在转还是我自己在转，只觉得头昏眼花。心想：这下可没救了！谁知“扑通”一声猛然落地，顿时眼冒金星，后来就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等我醒过神儿来，书生不在了，我的众兄弟也一个都不见了，就连我最亲爱的妈妈也失去了身影。这是个异常明亮的陌生之地，很难睁开双眼。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稀奇古怪，我慢吞吞地爬了一下，浑身疼啊！原来我是从稻草堆上被摔到了竹林里。

终于爬出竹林，看见对面有个大池塘。我坐在池塘旁仔细定夺，但还是想不出

什么好办法。索性就大哭一场吧，或许书生还会来找我。于是我就试着“喵喵”地叫了几声，可是谁也没出现。转眼之间，风从水塘吹过，树叶瑟瑟，暮色来临，我肚子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决心起身寻找点儿什么吃的，慢慢地转到池塘的左侧，真痛苦啊。

我只好坚持往上爬，终于来到了有人烟的地方。如果从这里爬进去，也许会有点儿办法。于是，我从竹篱笆墙的破洞钻进了一户人家的院子。真是缘分啊！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假如这个竹篱笆墙不破，我也许早就饿死路边了。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啊！这墙根的破洞至今仍是我拜访邻家花子的重要通道。

当我最后一次即将被扔出院子之际，这家主人走出来问道：“为何这般吵嚷啊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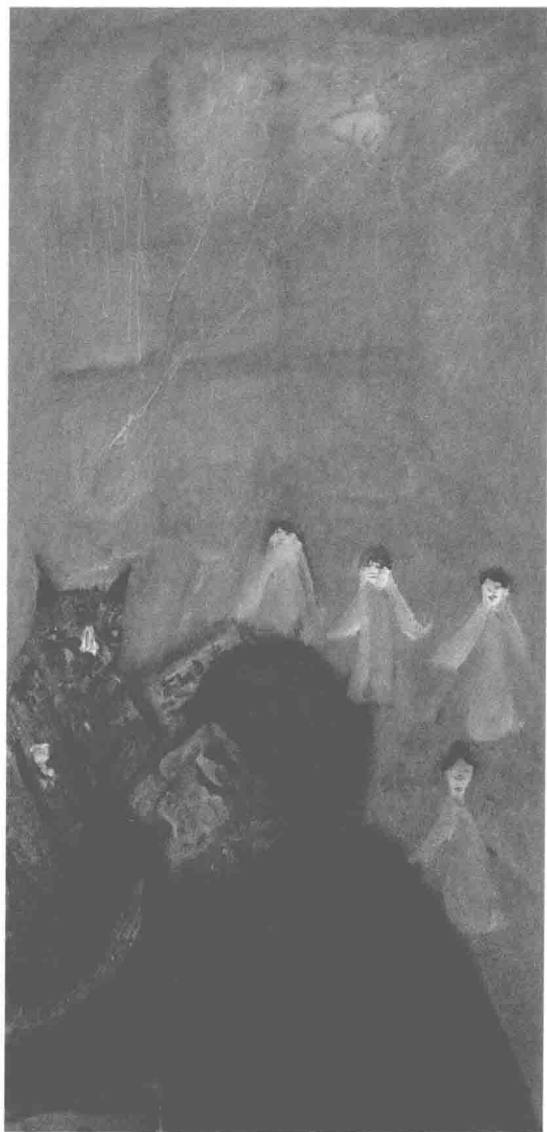
阿桑提溜着我对主人说：“这个小野猫三番五次地被扔了出去，还是偷着溜进来，真烦人。”

主人捋着他鼻下的黑胡须，仔细端详着我的脸说：“那就让它留下来吧。”

主人说完后转身回屋了。他似乎是个寡言少语的人。阿桑懊丧地把我扔进了厨房。最终，我决定把这个家作为我的栖身之地。

主人很少见到我，他的职业是教师。从学校回来径直钻进书房，很少出来。家人都认为他是个勤奋之人，他本人俨然也是一副努力的样子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我经常悄悄地溜进书房，看见他竟然在睡觉，口水滴落在刚刚打开的书上。他患有胃病，皮肤淡黄，缺乏生机。主人胃口很好，吃完饭就喝消化药，喝完药就翻开书，读两三页就开始睡觉，口水滴在书上。主人每夜都做着这样类似的功课。我虽然是猫，但也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，当教师真是太轻松了。我来世若生为人，一定要当教师。如此一边睡觉一边工作，我也能胜任。可是若让主人说，世上没有比当教师更辛苦的了。每当朋友来的时候，他都大发牢骚。

我刚来这个家的时候，除了主人以外没人喜欢我。谁都烦我，不理睬我。我是多么不被重视啊！时至今日还没给我起名呢。无奈之下，我只有伴随主人前后。清晨主人读报的时候，我定要趴在他的膝盖上，午睡的时候，我也要伏在他的脊背上。





并不是我喜欢主人，而是因为别人都不理睬我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此后，根据反复的摸索，我决定早晨趴在饭桶盖儿上，夜里睡在暖炉上，晴好的中午睡在廊檐下。其实最舒心的是钻进孩子们的被窝里和他们一起进入梦乡。主人家的孩子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，晚上她俩睡在一起。我呢，总是想方设法在她俩中间找个空隙挤进去，若运气不佳碰醒了哪一个，可就要倒霉了。两个孩子，特别是那个小的，脾气不好，经常在半夜里大声哭喊：“猫来啦！猫来啦！”于是，那个有神经性胃病的主人一定会醒来，从隔壁跑出来。这可是真的，前几天他还用尺子狠狠地揍了我的屁股。

我和人类一起生活，越观察越觉得他们都是些放纵的家伙。尤其是曾和我一起共枕的小孩子们，更是可恨可恶！他们随便将我倒提溜起来，或用布袋套住我的头，有时抛出很远，有时推进炉灶。而且，我若是稍作反抗，势必全家动员，四处追击，施暴于我。前段时间，我在榻榻米上磨了一下爪子，夫人大怒，再也不准我进这间屋子。我在厨房的光地板上冻得浑身颤抖也无人问津。

我尊敬住在我家斜对面的白猫大姐，每次见面它都说，没有比人更冷酷无情的啦。白大姐不久前生了四只洁白如玉的小猫，可是，寄宿在它家的书生，在猫出生的第三天，竟把四只小猫扔进了房后的池塘里。白大姐总是流着眼泪，原原本本地讲述这个悲伤的故事。然后说，我们猫族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，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，必须向人类宣战，而且还要消灭他们！这话说得千真万确。另外，邻家的杂毛兄也气愤地说：“人类不懂所有权为何物！”本来在我们猫类之间，无论是沙丁鱼的鱼头，还是鲱鱼的肚子，都是最先发现者享有优先食用权。若不遵守此规则，可付诸武力。然而他们人类似乎毫无这种观念，我们先发现的美味却被他们肆意掠夺。他们仗仗力气大，名正言顺地抢走我们的食物。白大姐住在军人家里，杂毛兄的主人是律师。我生活在教师家，所以对此类事情我比二位乐观一些。我只是稀里糊涂地混日子罢了。就算人类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能永远拥有荣华富贵，耐心静候猫天下的到来吧！

我的思绪随风飘荡。那么，下面就讲讲我家主人的惨败故事。本来我家主人没有非凡之处，但他凡事都想试试。例如，写俳句投稿给《杜鹃》，作诗寄往《明星》，可惜英文错误连篇。他有时热衷于弓道，有时练习曲乐，还有时“嘎吱吱吱”地拉两下小提琴。可惜，没一个像样儿的。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胃病，做起这些事儿来格

外执着，甚至跑到茅房里唱戏曲，邻居给他起了个“茅房先生”的绰号。主人满不在乎，照旧反复吟唱“吾乃平氏宗盛也”。人们都笑他说：“喂，宗盛大人驾到！”

不知主人是怎么想的，我住进他家一个月后，有一天，他发了工资，拎着个大包急匆匆地回来了。这是买的什么呀？啊！原来是水彩画具、毛笔、画纸。这次主人似乎是放弃吟戏曲、写俳句，决心学作画了。果然从第二天开始，他每天在书房里，午觉也不睡了，专心作画。但是，看他画的东西，谁也辨别不出来是何物，可能主人自己也觉得不怎么样。一天，那个搞美学的朋友来访，我听到了如下一番谈论。

“我怎么也画不好，看见别人画，觉得没什么，可自己拿笔一画才知道其难啊！”

主人发了一番感慨。确实如此，此话不假。他的朋友透过金边眼镜看着主人的脸说：“一开始都画不好嘛，重要的是不能闷在屋子里闭门作画。从前意大利的大画家安德利亚说过：‘欲作画者，始于描绘大自然也。天有星辰，地有露花，飞者有禽，奔者有兽，池中金鱼，枯木寒鸦，大自然乃一副生动画册也。’你若想画出真正的画，那就应该从写生开始。”

“噢？安德利亚说过这样的话？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。是啊，的确如此。”

主人连忙称是，而他朋友的金边眼镜后，分明流露出一丝嘲笑。

第二天，我照例舒舒服服地在廊檐下睡午觉，主人却破例从书房出来，在我的后面忙着什么。我眼睛睁开一条细缝一看，原来他一丝不苟地接受了安德利亚的建议。看见这般情景，我不禁失声大笑。这是朋友奚落的结果呀，主人竟然开始画我了。我已经睡足，想打个哈欠，但看见主人舞笔弄墨，不免动了恻隐之心，忍着吧。他终于画完了我的轮廓，正在往脸部着色。我承认，身为猫，我绝不是仪表堂堂，无论身高、毛色还是脸型，绝无胜过其他猫之处。可是，我再丑陋，也不至于像主人笔下的那幅模样吧？第一，颜色不对。我的毛色像波斯猫，浅灰色中泛点儿黄，斑纹似漆。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可主人画的颜色不黄不黑，不灰不褐，似乎是一种混合色。也不是，只能说是一种怪异的颜色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不知我为何没有眼睛。



可以理解，他画的是我的睡态，但怎么连眼睛的部位都没有？真不明白，他画的是瞎猫，还是睡猫。我心中暗想，怎么学安德利亚也没用，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耐心。我尽量保持静止的姿势。可是，紧要关头顿生尿意，憋得浑身发痒，忍不住了，只好失敬。双腿朝前一伸，脖子低低一伸，“哈”的一声，打了个大哈欠。这下再老实也没用了，反正已经破坏了主人的心境，那就顺便去方便一下吧。我慢条斯理地爬出去，身后传来了主人充满失望和愤怒的骂声。

“混账小子！”

主人除了骂“混账小子”之外，不知道还有其他骂法。他丝毫不理解我刚才的痛苦，还随口骂我“混账小子”。平时我趴在他背上，他若是有个好脸色，我也就忍着这骂声了。但凡对我有利的事，他没有一件能爽快同意，就是去小便也被骂“混账小子”。人类仰仗自己的强大而变得目中无人，如果不出现比人类更强大的物种，不知他们将狂妄到何种地步！

假如人类的恣意妄为仅此而已，勉强忍耐一下也就算了。但是，人类所为的缺德事，我听到的不知要比这悲惨多少倍呢。

我家屋后有个十坪左右的茶园。茶园不大，却是幽静宜人的朝阳地。家里的孩子吵闹时，或无聊或情绪不佳时，我总是来这里滋养浩然之气。

那是个温暖如春的十月下午，两点左右，我在午餐后美美地睡了一觉。醒来后，我想运动运动，走到茶园。一路闻着树根，来到了西侧的杉树篱笆墙，只见一只大猫在枯菊上酣然大睡。它没有察觉我，也许已经察觉却全然不顾，依旧打着长长的鼾声。它擅自闯入我家宅院，还能这般安然入眠，我敬佩其非凡胆识。它是纯种黑猫。正午的阳光，将透明的光线洒在它身上，那晶莹的绒毛间仿佛散发着难以看清的火光。它身材魁梧，足足大我一倍，堪称猫中之王。我在赞赏和好奇之余，竟有些忘乎所以，驻足在它面前凝望起来。十月的缕缕秋风，轻轻掠过篱笆墙上的梧桐树，两三片树叶飘落在枯菊上。大王忽然睁开圆圆的大眼睛，那样子我现在还记得。它的眼睛远比人类珍贵的琥珀还晶莹剔透。它一动不动，从它的深眸里，发出炯炯目光，直射在我窄窄的额头上。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！”

作为大王，语言有些粗俗，但其声音中蕴藏着强大的震慑力。我有点胆战心惊，不打招呼，小命危险。于是，我佯装冷静地说：“我是猫，还没有名字。”

它轻蔑地说：“什么？猫？你是猫？开玩笑，你住在哪儿？”说话简直旁若无人。

“我住在这里的教师家。”

“料你也不过如此，你太瘦了吧。”

大王说话总是盛气凌人。说话口气也不像良家之猫。但看它浑身油光发亮，似乎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生活富裕。我不得不问：“那你到底是谁呀？”

它傲慢地说：“我是车夫家的大黑。”

车夫家的大黑，是远近出名的恶猫。可是，它的主人车夫只有力气，没有教养，谁都不和他来往，还一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。听了它的名字，我有点儿替它难为情，也萌生了一丝鄙视。我想试试它有多无知。于是问道：“你说车夫和教师，哪个厉害？”

“当然是车夫厉害了，瞧你家的主人，瘦得皮包骨。”

“正因为你是车夫家的猫，才长得这么强壮啊。看来，你在车夫家口福不浅吧？”

“什么呀，我大黑有的是好吃好喝的。你呀，别光在茶园里转悠，跟我混，保你不到一个月就会变得胖乎乎的。”

“以后全都仰仗您了！不过，教师家的房子，可比车夫家宽敞得多耶。”

“傻瓜，房子能当饭吃吗？”

它十分恼火，扇动着两只尖耳朵，大步流星地走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和车夫家的大黑成了知己。以后常常和大黑相遇，每次它都大放厥词，前文提到的“人类的缺德事”其实是听大黑说的。